

道光五年夏

杜詩瑣證

句儉山房刊版

杜詩瑣證自叙

放翁譏今人解杜但尋出處元不知其所以妙絕古今

者何在然則讀公詩而徒摘疏字句汨沒殘膏賸馥間

非惟無當於其忠愛之旨風雅之原并其語言之妙而

失之矣雖然公詩大矣由唐宋以來至於今有學杜有

注杜有評杜有隨手掇拾典故而證杜雖所得不同其

為有得則一也余自少習公詩妄有考訂數十百條皆

汎覽羣書時隨錄者是以詩之先後都不詮次今茲長

夏無事偶取刪定之其目則仍舊貫焉命曰杜詩瑣證



行篋少書舛漏不免輒以付梓俟大雅訂正云爾道光
 五年六月初四日溧陽史炳書於句儉山房

今茲是
 是百餘編一
 公精安詳
 信樓十百
 新嘗
 其
 不同其
 其
 未
 今
 其
 其
 其
 其

首向
 然
 公
 精
 而
 封
 蘇
 疏
 字

林
 出
 不

錄

卷上太燧風

斐虬勉拙

曾老姑

婁宋關校

抗士卒

楊契丹煎膏

猿透經登

石椽

寶鏡

澶漫

盤子

白菊

圉人太僕皆惆悵

溧陽史炳書

溧陽史炳書

溧陽史炳書



藥欄

樺柳

天闕

綠葵

匡山

三川

江總黑頭

奏苦發聲

上夜關

白團卒

山鬼蝮蛇

東絹故

卷玉衣鐵馬

何遜在揚州

石壕詩用韻

薄雲孤月二句

魚龍水

瑟瑟

馬軍甲絲武鉢

江夏李公

昌太寺心脈

烏麻三百

橋袖蘇干

玉魚金盤

腰被露葦衣

莫徠目魚

臥柳生枝

津蒲

卷寡鶴誤一響

東征逐子

用如快鶻

升菴增改字句

辨方兵

我玉子

更乘燭蔚藍天

犀浦洲

東蒙峰 蕙 藍天

悟恰啼

舞馬 吳

若耶溪

多羅樹 歸

代蘇散 如字句

卷下 詩題一 響

東 五 五 五

肺腑 五 五

雲子

破瓜霜落 刃

泉出 巨魚

猗根稚子

嬋娟碧鮮

雙峰寺七祖禪

自半三百

金鎖甲綠沉槍

千里尊公

同谷 懸王 既

明光殿

戎戎淪淪 斗 股

織成 變 敗

野航 自八 數二 句

黃姑渚

蕪草 極 數 隔 二 句

烏鬼 其

千里井九州箴金

橙木 無 良

屠蘇 盞

菰米 廣 鼎 冬

紫宸朝 女

褥隱 椒 花 絲

鷹稱父子

戲為 六 絕

玉華宮

橫參 對

麗春宮

色未填

船可掘干

吹毳

何階

雲逐風

瑪瑙盤

無行亂眼多

信使共此秋

知禁無良

果裁

草未長

兵革自久遠二句

短衿

甘菊

夏殷褒妲

因風想玉珂

三殿

麝香

兩當縣

西戎逼北斗殷

龍從

早知乘四載

侍祠愿先露

向時禮數隔二句

行最能

休翻鹽井橫黃金

星月

國容

七星在北戶

牽牛織女

天棘蔓青絲

水府

口號

盍簪

三鱸

人日

意內稱長短

孤鴈相失

口譏

牽牛織女

天棘蔓青絲

國容

小星在北斗

村隣盟共歎黃金

星月無光

向鄉歡嫂國一何

台景論

早秋乘四鐘

寺師惡汝靈

西窗感小半規

齋齋

櫻香

兩當

杜詩

卷之四

宗律為戲

長葛請除其三升

卷之四

東陽史炳撰

麻卷山中然地

人不表其類

公有湘江其表

集注不見裴名者

詩則其餘裴

云鮑彪不注裴為

何人予偶讀蔣參

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富汎坊而裴虬
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荆東裴虬字探源
夫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所謂
裴亦一端公者爲虬也云云可謂精覈然漫錄似偶忘杜
集別有送虬作尉一詩者且唐書宰相世系表固有其
人不悉旁徵石刻案表洗馬裴之下有元簡尉氏尉曠
御史中丞虬諫議大夫復河南少尹而昌黎集有裴少
尹墓誌叙其三代與表合但表誌俱不言虬刺道州歐
陽公集序銘跋則云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蓋據浯溪

題各其昌黎集注疑歐公得之怡亭銘案今銘辭具在
並無道州刺史字且銘刻於永泰元年乙巳而虬以大
歷四年戊申刺道州銘安得預署此銜耶又據表虬兄
鸞容州長史卽銘首所稱怡亭裴鸞卜而亭之者蓋鸞
又嘗官武昌虬往省之作此一段勝事而其尉永嘉乃
從前事也江閣有懷詩稱爲行營者黃鶴注謂虬爲道
州刺史同平賊玢之亂故有行營而趙次公乃云裴應
在廣南觀詩中使南紀并銅柱可見案裴虬未嘗仕廣
趙說非是又案漫錄此條首引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

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吹湘江宴饗表三端公
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表隨州手札詩此大誤也上詩
當作於大歷四年己酉據落溪題名表以是年刺道州
則杜公亦以是年送其赴任得其手札時事顯然且杜
公卒於大歷五年安得至十四年乎十爲衍字無疑也
又鮑譜於湘江暮秋二詩之外稱又有暮秋湘江三詩
亦屬訛衍鮑書今不可見或漫錄傳寫之誤未可定也
並無會老姑二字且論彼亦云表三十八已而此又大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詩玩其文義珣是珣之姪

人而自來解者紛歧茲具論之案詩云我之曾老姑爾
之高祖母則珣乃公之表姪不應云重故洪龜父只作
送表姪王評事不知公之曾老姑蓋是珣之高高祖母
但親至高祖母而盡爾雅謂之高祖母王母以上別無稱
謂故詩只稱高祖母且詩是五言能無省字耶是刪去
題中重字者非也九家集注本珣作殊引趙云以曾老
姑言之至公則四世也以高祖母言之至殊則五世也
故公視殊爲重表姪不知以四世視五世正是表姪何
重之有是趙解重字亦非也仇注云重表蓋有兩重表

親考之古今從無此稱謂是仇解重字亦非也詩又云
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爾祖尙書皆指王珪而杜爲
珪妻甚明不攷鬻髮雷賓識太宗房杜之爲眞主名臣
及貞觀初肩輿上殿者亦皆珪妻而非珪母也桐江詩話亦以
爲是妻乃唐書珪傳稱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
非母母李嘗曰而必貴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勸其酒
食歡盡且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事迹略與杜詩
同但不云秦玉在坐又係母李而非妻杜蔡夢弼亦謂
珪母李珪婦杜詩中所稱則皆指李氏炳案秦王之在

坐與否或者傳聞異辭至鬻髮留賓不過借用陶侃母
故事而詩中並無珪母意思又王杜皆簪纓世胄男娶
女適譜牒可徵豈有杜公誤認姻婭而又攘奪姑李之
善歸諸其媳耶蔡條西清詩話又稱唐書列女傳以珪
母爲盧氏而據杜詩較之謂珪母杜氏非盧氏容齋隨
筆云唐列女傳元無此事又誤以李爲盧曾不知杜詩
並未及珪母李杜盧之辯皆非也趙次公載西清詩話引唐書珪傳母李云
云不云列女傳亦不云母趙注又載一說謂珪之祖僧
盧一書而兩說又何耶辯爲梁太尉尙書令則知珪之母杜氏爲其婦也據此

則詩所云歸爲尙書婦者乃是梁尙書令王僧辯之子婦北齊樂陵郡太守王顓之妻而亦卽王珪之母然何得竟呼子婦爲婦耶且下文云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此尙書又豈僧辯耶是以杜氏爲僧辯子婦尤非也仇滄柱詳注云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歷五年共一百六十餘年公祖審言仕武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於太宗季年不應生於隋文之代以年數世次考之則杜爲珪妻尙疑太早此條記事斷屬差誤炳案仇意以秦王房杜之過珪家當在煬

帝大業十三年高祖起兵時而公詩作於大歷五年故從此扣算然亦只百五十四年非百六十餘年也其誤一且以年數核世次當據生年公以睿宗太極元年生距大業十三年高祖起兵只八十七年耳其誤二公祖仕武后朝假令三十餘歲出仕其生或在太宗之末高宗之初豈其曾祖姑亦當生於太宗季年耶其誤三杜氏於公祖乃姑姪也姑長於姪五十餘歲世間常事則固可生於隋文開皇之末何嫌大業末年尙未能嫁爲珪妻耶公別張建封詩云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

惟外曾孫侗儻汗血駒彭城謂勸唐高祖起兵之劉文
靜也建封年輩似小於杜而得爲劉之外曾孫何嫌杜
之曾祖姑不得爲王珪妻豈杜自家誤認而又代建封
誤認耶且杜氏或係公祖之從姑亦不必定是親姑也
其誤四隨筆據史珪爲建成太子中允後楊文幹事起
高祖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卽位乃召還任用斷珪與
太宗之非素交吳曾漫錄亦謂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
及太宗起兵房始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王珪則誅
建成而後見知似杜詩秦王在坐非實者然詩之與史

亦是傳聞異辭而杜氏爲珪妻及房杜之與珪交善則
無可疑也野客叢書又謂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
知婦姑皆實母見房杜則謂之客公補才汝貴不疑妻
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名皆因此人詩傳皆可爲據云云
此亦謂傳兩可之說試陳其詞論世之容忌雖無藉藉
至公妻宋繼高亦於然世然宋雲固少而本傳亦非盡
拆檻行嗚呼房魏不得見秦王學士時難美青襟肩子
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
空嶙峋妻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意謂房魏

勳名固不得再見即如瀛州諸學生以文學受知一時
之盛亦難仰羨蓋天寶喪亂以來吐蕃弱於泥塗武夫
赫若雷電時事如此而千載絕少直諫如朱雲其人者
至今折檻雖高亦徒然也然朱雲固少而本朝亦非盡
阿諛之臣如高宗武后朝婁師德性多容忍雖無諫諍
之語而武后中宗睿宗元宗之世宋璟固以忠諫名先
皇之容直臣尙堪記憶而歎今時之不能容也詩意本
甚明師長瞻注乃云詳此詩意蓋歎世無宋公之敢言
而亦無婁公之容物誤甚矣詩只是思直臣無思及容

物意也而容齋續筆云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爲
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關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
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心久矣杜有祭房相國
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
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炳
案此又大誤婁公一生未嘗諫諍何言或不語而待宋
公之語耶婁公雖當武后朝而宋公亦逮事武后歷中
睿元三宗風采夙著何必待其爲相時始堪與婁並數
耶且篇首輒思貞觀房魏與一時學士而復遠及漢代

之朱雲末乃說及近代婁宋又何必定爲同朝大臣耶
惟續筆朱雲陳元達一條下謂至今宮殿正中畫間橫
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云云
此是杜詩至今折檻空嶙峋句真確注脚宋制尙然况
唐又前此耶故杜云至今也言豈謂天爵不可欺歟
又言抗士卒出賦林與宋亦將二公語之詩言忒皇意
贈李八秘書別對敷抗士卒乾沒費倉儲抗本或作抗
故趙次公注云其對敷之所抗舉必以士卒爲言者爲
其乾沒而費廩食也然以抗論軍事爲抗士卒不成文

義與會漫錄作抗引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
言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引四子講德論
驚邊抗主炳案宋尤延之本文選上林賦作抗四子講
德論作抗善無音注鄱陽胡氏考異云袁本茶陵本抗
作杌何云能改齋漫錄作抗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
見上林賦抗士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見於史記漢書鹽
鐵論者甚多其訓損也耗也其音五官反袁茶陵二本
所載銑注云杌動也而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致爲乖
謬尤作抗亦非朱注杜詩亦以講德論抗字爲抗字之

訛其杜詩或作抗又或作抗亦皆抗字之形譌耳又漫
錄抗挫也是漢書同馮相如傳師古注善引郭語抗損
也亦當是漢書上林賦注挫損三義正同而抗字雖亦
音翫讀杜詩從五官反爲諧又此字見於史與詩書
打此楊契丹之流豈難辨哉其善不音昔昔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筆跡遠過楊契丹九家
集注不詳楊契丹何許人吳會漫錄引朱景元畫斷云
楊契丹隋唐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沙門
彥琮後畫錄則云隋叅軍楊契丹獨千家集注蔡夢弼

謂隋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爲號炳案隋書素傳素未
嘗歷官叅軍其後屢封國公拜司徒贈太尉亦非終於
儀同者又以大業二年卒不得謂之隋唐人也且傳稱
素善屬文工草隸畱意風角亦不聞其能畫畫斷畫錄
所云自是隋唐間別一人曾爲叅軍而後至上儀同者
非素也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塔有鄭法輪田僧亮楊
契丹畫壁派派懸懸自昔傳去皆與素無涉天竺
式二猿透將論透透書托衣言透薰出蓋林祖本博靈
泥功山詩哀猿透却壁各注不及透字案古文苑王延

壽王孫賦或羣跳而電透又左思吳都賦說猿狖之屬
有云驚透沸亂劉逵注引方言透驚也蓋杜所本謝靈
運山居賦飛泳騁透自注獸走者騁騰者透杜天狗賦
必不虛透亦此義也出大靈寺詩有曠去歸田曾亮賦
也云石椽謂其間限一人曾為然軍而對至土謝同音
主後園山脚詩勿謂地無疆於山有陰石椽遍天下
水陸兼浮沉杜田補遺云唐韻椽音原冰名皮可食實
如甘蔗炳案草木結實無似甘蔗之理廣
韻作實如甘蔗而皮可食是也謂之石椽未
究其旨沈氏說謂石椽子如芎藭皮可禦饑時天下荒

龍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糧此皆不切詩義趙
注曰或云善本止是石原蓋平地曰原承上句山有陰
之下言山陰石平處雖遍天下有之而涉水行陸以往
兼有浮沉而難到炳案作石原固是然趙注亦殊支離
竊謂平原多土今名為石原則是確確不毛險惡之處
魏都賦注引尸子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
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張衡思元賦注引尸子石焦
原廣五十步此廣字下脫去
尋長二字也原廣五十步復何險之有王疑杜用此以
琦注太白梁父吟引尸子誤同思元賦注
言行路之難耳再以此詩文義求之蓋云勿謂大地無

疆我僅於此山有其背陰園地而石焦原之險且遍天下行旅有水陸浮沉之苦下接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云云正自述其水陸浮沉苦况其不曰石焦原而曰石原者節字以就句也若作焦原遍天下義更明確魏都思元賦語及太白詩語皆作焦原也

寶鏡

千秋節有感詩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回趙注引舊唐書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炳案此則臣獻於君非君賜

而臣得之也舊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練絲朱注已引之而寶鏡亦有其文此所謂寶鏡羣臣得矣下句則趙注以爲萬國入京獻壽金吾實何察之元宗升遐萬國各回而不來其說是也

矣南溟漫感對劉綱善書畫亦音於神音齊隨筆引初承開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云瀟漫山東亦爾州鄭注瀟市連切朱注仍其音引西京賦瀟漫靡迤非也說文瀟淵水在宋市連切廣韻亦收入二仙引杜預

說澶淵地名在頓邱縣南而二十八翰之澶徒案切云
澶漫也李善注西京賦澶徒且切而牙虛賦直作澶漫
善注壇亦徒且切然則澶漫之澶不可讀而連切亦明
矣南都賦澶漫陸離善注澶亦音徒幹以就句也若作

萬國艘子而下來其傳其出思元賦語及太白詩語皆
最能行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艘子補遺但云
艘小舟名音柔而無故事吳會漫錄引王智深宋記同
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艘可謂得事始矣宋記今不傳
此語僅見初學記而作劉彥範誤也又案宋書沈攸之

傳攸之發兵反齊王遣衆軍西討龍驤將軍程隱傳輕
艘一萬載其津要梁武帝移京邑檄沿波馳艘掩據新
亭隋書來護兒傳楊素擊高智慧於浙江賊據岸爲營
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艘登岸破之並宜補注

土與白菊

賦向玉尊合笑新賦金園人太對肯賦遊賦
課伐木詩序列樹白菊鏝爲牆實以竹容齋隨筆引菊
作桃聲誤也爲作焉形誤也一本菊作菊亦形近而誤
菊無鏝牆之理然白菊未知何物趙注云蓋荻屬而不
言所本說文菊艸也豈亦指葦荻之屬耶若詩指葡萄

又不應名爲白菊而葡萄之爲物將以得其莖而食其實非可取之作牆也

詩林國人大僕皆惆悵趙山一本高詩亦誤或而疑

丹青引叙曹霸畫先帝玉花驄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大僕皆惆悵趙注云玉花驄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盡得其真至尊賞之揮涕而賜金可也乃笑而賜若圍人大僕却知感榮爲之惆悵則公詩微意可推矣墨莊漫錄亦謂肅宗見先帝之馬含笑賜金會不若圍僕之能惆悵此皆誤認

肅宗詔霸畫馬不知詩雖作於肅宗時而自開元之中常引見以下則皆追述元宗時事所稱詔畫玉花驄含笑催賜金者皆元宗詔之而賜之文義明甚而名畫記稱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事據確鑿何乃全不體會詩義而深文比附指爲譏刺肅宗耶宋人說詩多鑿此類是矣容齋續筆論此詩云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真圍人大僕皆所不樂是不然圍人大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炳案詩謂畫馬奪真圍僕爲之歎息

本言... 惆悵者歎息之謂非不樂也至以爲妬賜金而惆悵亦
恐失之人大對蓋... 昔也藥欄其言... 有客云一本作乘興還來看藥欄將赴成都草堂云常
苦沙崩損藥欄此必花藥之欄也李匡又資暇集獨爲
異說謂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
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
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云云宋王楙野客叢書謂李說
固是然宣帝紀作池藥非藥字又歷引梁庾肩吾唐王

維杜子美張籍李商隱許渾詩或云藥欄或云欄藥或
云欄圍紅藥以證藥欄爲花藥之欄致詳覈矣顧李說
之謬而王以爲固是竊所未解夫宣帝紀池藥之或作
池藥不過藥藥二字形近而誤李據誤本漢書輒立新
說非有他證也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已駁李之因誤穿
鑿矣又案宣帝紀注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
不得往來律名爲藥據此則藥字音義俱從禦得來若
作藥字於六書之指安屬耶闌固同欄而古闌字亦作
蘭管子小匡篇蘭盾方言注蘭園並卽闌字但漢書成

帝紀虜上小女闌入尙方掖門並不作蘭字而云漢書
多作草不闌又何耶且以之解詩固不佳而以解杜公
有客詩尤堪噴飯夫不約人來看花藥而但約人來看
闌接田舍翁亦不作此語會謂杜公而有此乎

樗柳

田舍云樗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顧陶本作楊柳枝枝
弱枇杷對對香吳會於上句從楊柳因樗柳是二物與
枇杷不對故也下句則從樹樹朱注據本草衍義樗柳
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又爾雅注柜柳似柳皮可煮飲

徐氏曰柜或作樗謂樗柳正是一物炳案正異本樗作
柜朱說是也爾雅云援柜柳郭注載或說柳當爲柳方
以智通雅云柜與樗同引杜詩樗柳枝枝弱邵晉涵爾
雅正義亦以柜柳爲樗柳其爲一物明矣惟通雅以樗
柳卽杞柳考之毛詩爾雅本草家並無其說方氏誤也
又或說樗柳者柳之一種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
相對未工王觀國學林新編則謂偶見二物舉以成對
如覓松子苗詩落落出羣非樗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楊
梅乃梅之一種以此相配乃正對也云云炳案或人雙

聲之說太拘王說亦非是楊梅別一果豈梅之一種耶
天關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逼雲臥衣裳冷天關之義
說者多端九家集注載薛夢符續注引山謙之丹陽記
王茂宏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關也云云此以金陵之天
關比西洛之龍門也黃氏多識錄則據韋述東都記龍
門號雙關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關焉杜田正謬義同此
則直指爲龍門也能改齋漫錄頗取薛義而又據南史
梁何徹傳欲樹雙關之語乃云關者謂之象魏懸法其

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炳
案漫錄之意謂杜詩當作天關象魏逼但題係龍門山
寺而以魏關比之未免擬不於倫象緯只指天象星緯
山寺絕高如相逼近詩非有誤也王介甫謂天關當作
天關蔡條劉辰翁不以爲然仍從天關蔡伯世正異則
謂世傳古本作天關丹鉛錄亦據章表臣詩話舊本作
天關引史記以管闕天又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
闕天文炳案此說是也闕形近關錄杜詩者因譌作天
關耳天關雲卧屬對自然虛實亦稱且此詩雖係古體

而通篇每句第二字皆平仄相間若作闕字則與卧字俱屬仄聲爲不類矣朱注從天闕謂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恐不然耳嘗聞天及地實遠請焚王中草藥之書謂此綠葵不非天國其地遠矣蓋章表曰新詩本茅堂檢校收稻詩秋葵煮復新又佐還山後寄詩說黃梁云香宜配綠葵秋葵卽綠葵也而注家甚略吳曾漫錄據顏之推家訓有蔡卽者諱純遂專呼專爲露葵而墻之徒遞相放倣承聖中有士人聘齊主客卽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

葵耳云云吳下引杜公二詩炳案漫錄之意以杜詩指北方綠葵非江南露葵一名蓴者蓋家訓所載乃江南士人聘於北齊主客李恕與之宴飲食品有綠葵而恕誤以爲露葵故問江南有此否而士人答以露葵卽蓴正江南水鄉所出今席上食者乃綠葵而非露葵也據此則露葵乃水產之蓴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美當卽指此而絕非陸種之綠葵潘岳閒居賦綠葵含露自言葵之承露未可以此附會強名露葵也而本草家云古人採葵必待露解故名露葵不知齊民要術載種葵之法

招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不謂招待露解故名露葵也
公夔府書懷云傾陽逐露葵則以向日葵爲露葵亦誤
矣國語非豈蘇之蘇葵辭岳陽岳陽蘇葵合露自言葵
此則匡山以水鏡之尊宋王廡類聚露葵之義當明能
不見篇懷李白也宋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有以
爲江州之匡廬者黃鶴注據白望廬山五老峯詩吾將
此地巢雲松望廬山瀑布詩且諧夙所好永願辭人間
又南康軍圖經五老峯下有白書堂舊基白後此歸指
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又送姪帝遊廬山序中未

歸於名山等語爲證若溪叢話謂太白遊廬山舊矣子
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諧出故詩云頭白好歸來蓋
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云云寰宇記注亦指爲江州之匡
廬炳案白之會住廬山確證尙不止此如本集一題云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云大盜割鴻溝
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天寶亂後作
也曰居則有室廬曰歸則前已居此流夜郎書懷贈韋
太守復追叙之云僕卧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
轉枕下五湖連而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張宗瑞和湯仲

能廬山泉詩末云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
下云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是白往廬山屢自言之
卽圖經紀聞之書堂非附會杜詩矣有以爲縣州彰明
縣之大匡山者九家集注載杜田補遺引范傳正李白
新墓碑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讀書大匡
山有讀書臺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隴西院院有
太白像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云云斷之曰所
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唐詩紀事載元
符間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稱白本邑人徵時募縣小

吏棄去隱居大匡山學者以甫詩匡山爲匡廬非也今

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廢爲隴西院有唐梓州刺

史碑失其名及縣州刺史高祝記

祝忱形似必有一謬

云云而能

改齋漫錄野客叢書縣州圖經之類亦並以匡山爲在

綿州炳案白集具載范碑太略稱白京武昭王九代孫

隋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並無補

遺所引生於彰明讀書匡山以下等語是以容齋續筆

疑補遺所引爲僞書而西溪叢語亦謂恐係圖經之妄

是杜田所引及圖經似俱不足據矣逸事載白爲縣吏

時有牽牛詩鄙但不堪其續縣谷山火女子湘江等詩亦復庸淺明爲贗作則所載匡山故跡安知非僞是逸事亦似不足據矣然悉心考之白固蜀人而未必生於彰明彰明實有大匡山自蓋嘗寓遊於此而杜詩匡山則究以匡廬爲最何也白集載范碑於潛還廣漢不云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爲名而不著何邑案廣漢郡於唐爲漢州而彰明唐之昌明也元和志漢州管雜縣有德陽什加金堂五縣而昌明別屬綿州三可疑也或謂昌明亦漢之廣漢郡屬涪縣地碑舉廣漢是該昌明但

碑以紀實何惜多寫昌明二字而但舉古郡之名且此外尙有同時族人李陽冰序白草堂集述其先世但云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又同時交好魏顥序白集亦但云白家於縣劉全白幼嘗以詩爲白所知其撰白墓碣亦但云君廣漢人夫以同時同族之知交俱但著其州郡而訖無縣名何怪乎元和范碑之祇稱廣漢而杜田引范碑獨著其爲彰明二可疑也且昌明之改彰明始於宋代范乃唐憲宗時人而預稱彰明三可疑也方輿勝覽引陽冰序作逃歸蜀之昌明恐亦四川總是據他文添入未必序本有之而白集字脫

志以白生於龍安府平武縣平武與彰明鄰近古今地
有割并則或以白生彰明或以白生平武亦不甚遠然

恐後人地志仍襲逸事之文能改齊匡山非廬山一條
既信杜田引碑則白為蜀

人矣而又有白非蜀人一條據杜公簡薛華醉歌汝與
山東李白好之句謂舊史以為山東人不為無據一人

兩說何耶且此條既以為山東人下文又引范碑潛還
廣漢僑為郡人之文斷之曰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

炳案漢分蜀郡置廣漢郡於唐為蜀之東川而反據此
以證白非蜀人又何耶計白之生當在神龍以前尚未

還蜀時然父已僑為蜀人子非蜀人而何至杜詩山東
李白自指流寓處言之升菴改為東山惟恐山東奪去

太白耳不竊就諸家碑序妄意之白蓋綿州州人耳州
足深辨也

本漢之廣漢郡屬涪縣地舉漢郡則曰廣漢人舉唐州

則曰綿州人槩言之則曰蜀人而唐世未有或著其縣

者是生於彰明恐未確也寰宇記龍州江油縣南八十

里有大匡山江油與彰明接壤地經割并即以為彰明

之山亦自有理至匡山讀書故跡諸地志所載亦不出

江油平武彰明三縣而江油又有小匡山讀書臺固恐

其並以逸事為藍本元好問濟南行記濟南西北有匡
山世傳李白讀書於此王琦注白

集謂濟南無匡山而有匡山在府城西十里疑元氏所
云即此土人依附杜詩以證太白之為山東人耳炳案

朱竹垞寄李因篤詩三載齊東雷滯日愁看然寰宇記
李白讀書山亦信行記屬實要之不足據也

彰明縣已載有李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

文王琦注白集引元豐九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今本無之案九域志體例不得載人物碑版琦悞憶寰宇記為九域志耳蓋卽逸事所稱梓州刺史失名之碑則非盡楊君杜撰矣白蓋寓遊於此故旁州刺史為撰碑文否則何為而作耶是白於彰明既非無涉卽讀書故跡亦或非妄也唯是白一生寓遊之處多見諸詩文而於彰明匡山獨無一語方輿勝覽載白題寶圖山詩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云山在彰明縣寶子明名圖隱此山故名卽白送寶主簿詩所云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者王注白集謂詩指陵陽子明以為寶圖之字

殊不可信則白所題句亦恐未真矣意者白隱居故鄉詩具載左綿人所編少作中而今不傳耶至白於匡廬則言念非一杜詩當卽指此故曰以是為家也朱鶴齡云白為永王璘迫致時正在廬山此詩蓋深惜其放逐之久望其歸尋舊隱也杜田云云事容有之但此詩則斷指匡廬不當引彰明為證此說平允無以易之杜田引碑

文異誠為可疑然豈不知世有真碑也者而顧偽為之案范自言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一置泉扃一表道路豈內外志碑文有詳略故傳本不同耶又升菴文集引成都古今記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炳案寰宇記彰明本漢涪縣西魏昌隆縣地初在清瀝鄉大同移讓水魏移孟津里唐先天改昌明建中移於瀋縣今改彰明云

云杜田引碑及彭明逸事亦俱作清康鄉蓋縣有康水讓水見於宋書清康鄉或者以水得名而古今記以白自號青蓮居士改鄉為青蓮地志遂多仍之矣詩本不同又代番文集文異三川曰

晚行日號云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諸家釋三川多誤蓋三川有三其一在長安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昭解西周謂鎬京三川涇渭洛是也其一在洛陽前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注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維陽韋昭說有河洛伊故曰三川是也其一在鄜州自後魏時州有三川縣元和郡縣志云以華池水黑源水

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為名是也公自鳳翔往鄜州省家歸心迫切故曰三川不可到其為鄜州之三川何疑乃舊注引周之亡也三川震是誤作長安矣趙注非之是也仇注既引邵注三川在鄜州而復據顏延之詩日夕望三川案顏詩乃使洛時道中作而以證杜詩是又誤作洛陽矣

江總黑頭心專江總黑頭心專江總黑頭心專

晚行末句云遠愧梁江總還家狗黑頭案杜公以至德二載謁肅宗於鳳翔授左拾遺時家在鄜州制許省視

故云還家計公年四十六耳貧賤亂離早衰頭白故云
遠愧於總之黑頭也劉辰翁謂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
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不勝其愧顧亭
林日知錄據陳書總傳總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
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計去禎明三年陳亡之歲又已
五年頭安得黑而以陳天嘉四年總自嶺南還朝年四
十五爲黑頭還家可謂精確矣仇注雖引顧語而與原
文異原文據總卒年故云七十六仇引據陳亡之集而
云七十二由今考之總之自隋南還卽在卒年七十六

歲與否史集無文而據總撰梁度支尚書陸襄碑自稱
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下又有南冠永繫馬角徒生
等語是七十一歲入隋雖致仕而未卽放還矣然顧語
及仇引祇以見其自隋還家無論何年要在七十以外
理亦無礙惟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之下仇添一句謂
傳無還家之文此則有誤隋文都長安總入隋爲開府
而傳稱卒於江都非還家安得到此且總集有南還尋
葦市宅詩詩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還故里
藝文類聚引作還故里義與題合初徐步采芳蓀徑毀
學記及吳會漫錄引作行故里非是

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
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
此傷心豈具論題稱南還詩稱白首爲自指還建康無
疑又眼見徑毀林殘而尚知門識井其還到舊宅亦無
疑宅在青溪大橋北見宋景定建康志唐宋詩人多詠之
總集又有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詩云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
來故鄉離下菊今日幾花開是總之南還以秋日到揚
乘春始渡江抵建康舊宅傳稱卒於江都者非傳聞之
誤卽是還家後復遊揚州而卒耳吳曾漫錄引尋宅詩

作自漢南還梁乃隋字之誤又以此證杜詩之黑頭還
家忽不省詩稱白首耶又案自晉永嘉南渡洛履
之地久屬北朝桓溫宋武雖暫有克復旋卽失之總雖
祖籍南考城然非華洛且梁世南朝貴顯亦豈客家
在敵境詩中紅顏之辭白首之人何以稱焉蓋南渡以
後每僑置中原州郡名目其建康外城才三門皆用洛
城門名至文人屬辭亦並假借如齊謝朓三山望京邑
而云瀾淚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劉孝威出新林而云
芒山抵洛邑函谷望秦京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而云

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劉孝標江州還宿頓而云鼓
柝浮大川延眺洛城觀此類甚多皆因河洛消枯帝都
藉以比喻建康其稱鞏洛鞏鞏者如謝朓後齊迴望而
云鞏洛常瞻然庾肩吾奉使北徐州而云雲邊開鞏樹
亂後行經吳御亭而云雜種亂鞏鞏何遜夕望江橋示
蕭詒議而云爾情深鞏洛劉孝綽待宴離亭而云鞏鞏
東北望總詩正同一例所云紅顏辭鞏洛者謂三十一
歲避亂辭建康自首入鞏鞏者謂七十一歲後自隋還
入建康耳總又有歲暮還宅詩云抱然想泉石驅駕出

城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

開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次句總集及藝文類聚引皆作出城臺初學記引作

出樓臺城臺疑卽臺城建康志引竟作出臺城第四句改爲驚花雪後春不知城與梅

似誤固非韻城與春亦非韻且春筍二字不對而似總入直

一聯兩春字又犯重其陋而且妄亦甚矣

在臺心憶家園泉石歲暮始得出臺歸宅者蓋總之黑

頭還家還自廣白首南還還自隋而歲暮之還別是一

事也

會賦奏苦發聲思奮想山則謝人亦知自昔發聲可
秋笛詩奏苦血霑衣仇注引蔡文姬詩長笛聲奏苦可

謂的確又故作發聲微仇引搜神記發聲而泣不如吳
會漫錄引向秀思舊賦序山陽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
唳

更盡連夜關風白首南巖數自計而效暮之變限長一

宴王使君宅汎愛容霜鬢雷歡上夜關別本作小夜開

語不對而義亦次老趙次公注及英華辨證俱從上夜

關盧注引王維登裴廸小樓樓一作臺應門莫上關是已然

庚肩青南苑看人還詩已云青門欲上關不始王維也

烟臺白團春前於無本書影詩青山欲回漉黃卷動執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云熱雲集暝黑從九家千家本英華作初集黑非

缺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燭長烟讀杜心解謂白

團句即指缺月意以月本團圓爲我破缺不成文義宜

從蔡注師注指扇說謂熱天搖扇幾破耳朱注引何遜

詩逶迤搖白團是已但此吳均古意詩非何遜也鄭鼎

五良山鬼蝮蛇蘇晉尺海山嶽惡泉古下嶽吳錄西古

憶台州鄭十八司戶云山鬼獨一脚舊注一足曰夔魁

魁也炳案魯語木石之怪曰夔蝮蝮韋昭解或云夔一

足越人謂之山縑音騷或作獯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

言或云獨足蝮蝮山精倣人聲而迷惑人也是夔卽山
魑魍與縹猱字異音同又越中有之正合台州事矣蝮
蝮雖亦獨足而韋解與夔別說恐非一物荆楚歲時記
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注引神異經西方
山中有入長尺餘一足名曰山臊元黃經謂之山獾鬼
此卽山魑矣又海錄碎事嶺南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
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想亦其類與郭璞山經圖讚又
有橐菴神媿俱稱一脚人面未知同異而酉陽雜俎山
魑又有山蕭山臊山魅山駱濯肉熟肉飛龍蚊暉等名

據云如鳩青色亦曰治鳥似別一妖鳥非獸類也詩又
云蝮蛇長如樹此自一種大蛇名蝮非爾雅釋魚一名
虺之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者也首大如擘之虺今俗名
土虺亦名七寸頭言身長七寸耳如樹之蝮亦名虺今
江浙未聞有之南山經獲翼之山多蝮虫虫卽古虺字
也郭注言大者百餘斤其三倉解詁則云大者長七八
尺而寰宇記蜀州晉原縣鶴鳴山銘記云張陵應作張道陵
爲蝮蛇所吸門徒以爲登仙此並杜詩所謂長如樹者
矣

東勝

東絹

戲為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吳會漫錄引梁庚甫
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黃鶴
注則云梓州鹽亭縣出絹甚長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
絹也潛邱劄記又據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鵝
溪絹炳案陵州屬東川故名東絹時杜公在蜀當易得
此物未必遠指關東之絹也然唐書志及元和志仁壽
並無鵝溪水惟長字記陵州土產進鵝溪絹注云出梓
州元武縣鵝溪則是梓州出絹而陵州進之然又非鹽

亭所出也因考元豐九域志梓州鹽亭縣有鵝溪鎮則
黃鶴之說不為無因豈兩地皆產佳絹耶

玉衣鐵馬

行次昭陵云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趙注引漢儀注

以玉為衣如鎧狀連綴之

前漢書霍光傳師古注引漢儀注作以玉為襦而晨

自舉三字以為意度鬼神之事炳案前漢書平帝紀元

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

牀上此所謂晨自舉也

朱注引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城在室匣中者出自

樹立外堂上亦玉衣自舉之事特晨字無著耳張邈可會粹引通鑑所載孝平紀義陵神衣事而不直引漢書

亦非趙又謂鐵馬非戰莫用所像之鐵馬猶汗以趨則是
太宗勤兵之意瞑目而未終云云此則穿鑿無理仇注
據南史吳興楚王廟神救益州刺史蕭猷有田老逢一
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廟中侍衛士偶皆
泥濕如汗疑杜用此事日知錄則據杜朝享太廟賦弓
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謂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要
皆鐵馬神靈之證也王原叔則謂杜用昭陵石馬助戰
事蓋祿山事蹟載潼關之敗見黃旂軍數百隊與賊將
崔乾祐鬪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

汗流云云後人頗主此說夫石馬與鐵馬原不必過泥
但以昭陵石馬助戰事證杜詩則詩爲天寶亂後作以
通篇考之殆不然也案詩自舊俗疲庸主至賢路不崎
嶇十二句叙隋唐廢興貞觀致治義至明白矣下云往
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如以
往者三句爲天寶之亂則指麾三句當指肅宗言之但
肅宗之世反覆喪亂訖未太平何云率土之安洪鑪之
撫耶日知錄又以往者爲武韋之禍元宗再造唐室本
於太宗遺德在人故詩申及之云云案開元初政誠不

愧於安率土撫洪鑪但武韋之禍止於毒流播紳兵起
宮壺而天下承平已久於蒼生喘未蘇之句亦殊不合
惟仇注取張南湖王右紳之義謂隋末唐初水旱之災
猶降民困未蘇太宗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遂能安
率土撫洪鑪此再叙當時仁政以補上文所未備其說
得之下文壯壯悲陵邑四句是說人心之感慕太宗之
神靈結處松柏瞻虛寢四句則趙注謂公自紀其過陵
之實是也因悟此詩黃鶴以爲天寶五載公自東都西
歸應詔道經昭陵所作者得之草堂詩箋誤編在北征

詩後而朱注乃以爲是案公以至德二載閏八月自鳳

翔行在所東北行途經邠州坊州而至鄜公有九成宮
玉華宮詩九

成在鳳翔之麟遊詩云天王狩太白知爲還鄜時作玉
華在坊之宜君亦當作於同時又北征詩有邠郊涇水

之語知還鄜
必由邠境無東向長安而行次昭陵之理其誤一也

昭陵距長安祇一百二十餘里是時長安猶爲安慶緒

所據四出寇掠豈有士夫送死到此其誤二也且詩果

作於還鄜道中則其時宗社淪亡豈其經過陵下曾無

一語告訴在天之靈如以往者二句當之則時方喪亂

何云往者蒼生塗炭何但喘餘卽結語寂寥開國日流

恨滿山隅亦只是天寶間亂兆已形追思貞觀之治非
謂天寶失國以後也
何遜在揚州其執宗族命可豈其豈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
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謂梁書遜傳不見
揚州事趙注云遜卒於廣陵王記室舊注所云固然而
以公詩逆之則遜遊於揚裴寄於蜀其詠早梅同也因
引遜早梅詩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
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

上春來謂詩首云兔園則以梁孝王園比之必在揚州
太守園中却月凌風應是園中臺觀之名寰宇記揚州
有風亭月觀吹臺乃宋徐湛之所營遜在湛後豈在後
更有此名乎云云炳案趙注殊不可曉遜為廬陵王記
室非廣陵也設是廣陵則正揚州事何又以舊注為固
然耶然此或廬陵誤刻廣陵非必趙氏之失但遜之遊
揚既無所謂廣陵至則梁孝王兔園之名豈尋常刺史
太守之園林所敢比擬耶潛邱劄記謂建安王偉以天
監六年遷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遜掌其

書記故曰何遜在揚州自晉以來揚州治丹陽郡為秦
 江寧府於廣陵迤不相涉若徐湛之出為南兖州刺史
 此却在廣陵起鳳亭用觀吹臺琴室亦偶與後來遜詠
 早梅詩枝橫却月觀花邊凌風臺臺觀之名略合豈得
 便附會為一云云炳案此以遜在揚州為今江寧府其
 說是已然宋人已有辨之者張邦基墨莊漫錄謂遜本
 傳但言南平王拜為詔室傳作建安王時未改封不言
 在揚州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兔園
 標節物云云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

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亦當作建安王為中

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王本作主誤擁篲分庭

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啟爭趨鄒枚君

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

室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亦當

作建安略去揚州耳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

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而非廣陵云云此則揚州東

閣俱切遜事蓋別本所謂東閣一開雖用前漢書公孫

宏東閣延賢故實閣閣字通而杜詩之東閣正用別本語胡

震亨以別本云云爲遜墓誌謂載墨莊漫錄其潛邱揚
州之辨不引漫錄偶忘之耳葛常之韻語陽秋引遜早
梅五言謂杜詩亦爲早梅故用遜事是已然謂遜傳無
揚州事亦無揚州梅花詩是未知當時揚州之爲建康
也又案能改齋漫錄引三輔決錄遜在揚州見官梅亂
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云云謂杜指此事是遜之詠梅
本有二詩五言者早梅四言者官梅四言詩今不傳無
從考其作於何處五言首稱兔園指爲建安王府所作
今之江寧而當時之揚州固無可疑矣或曰據梁書遜

又嘗爲安西安成王秀參軍高祖平建康秀都督南徐
充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南徐今鎮江府南充今揚州
府也若北充則今之淮安府王旣都督南徐豈其越南
充而管北充哉其爲南充必矣王雖南徐刺史與南充
祇隔一江又係二州都督豈無行館在彼遜或嘗隨至
南充事未可知而五言詩所稱却月觀凌風臺與南充
州風亭月觀故蹟正合取其叶韻故易亭爲臺取其足
句故增却字凌字此文人屬辭之常則卽以遜在今之
揚州用湛之故蹟入詩亦似無不合者但案秀本傳秀

都督南徐宛二州時尙未封王天監元年始封安成郡
 王七年為荊州刺史遷號安西將軍俱在都督南徐宛
 以後而遜傳稱遜為安西安成王參軍則時在荊州非
 南宛也仍以遜在揚州卽今江寧府為是杜公稽古故
 從梁代州名耳一說隋嘗豈無言時王好談迴嘗謂至
石壕詩用韻南宛必矣王雖南徐陳吳與南宛
 石壕吏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
 出門看日知錄謂下一句無韻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
 非之謂寒桓與魂痕古韻本通其說是也杜彭衙行

末三韻其末六韻在寒桓刪山先仙部其七韻在真文
 魂部參錯用之絕非換韻正與石壕詩同朱注亦以人
 看為韻然讀人為如延切未知是否或改作出看門與
 八韻或改作出門首與走韻皆坐不知古韻之故也仇
 注從出看門謂村人與門叶又疑人看可叶而村字未
 合彙未知古音本通無所謂叶而村字又有何未合耶
 若亦薄雲孤月重句用其法亦欲證無異昔垂天之雲
 宿江邊閣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西清詩話謂原
 於何遜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雖因舊而益

妍類獺隨補痕九家集注以為蘇氏說炳案宋之間準
 發始與江口至虛氏村詩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句
 法亦本於何其事則用莊子逍遙遊鵬翼若垂天之雲
 大戴禮易本命蚌蛤龜珠與月盛虛而淮南子云胡明
 之珠螺蚌之病則謂珠光如月耳詩以雲月屬之鵬與
 蚌雲月似真非真最為巧妙而又切鳴中風景此雖不
 及杜句之雄渾不可謂非奇麗之作也如非出音門與
 魚龍水之非與贖正與口聲詩同米出音門與
 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千家集注沈氏曰水經注其水

發源天水縣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
 魚龍水炳案水經注上文稱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下
 云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仍謂汧縣之西山耳非天
 水縣也又案水經注本作龍魚水即倒稱魚龍義亦無
 碍變州會不取疑詰然華志云寶亦無變又云變
 至瑟瑟為聲將固表空音執中家國詩無為其表也
 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各家注微引略備但據僧惠
 疑引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
 之則其華飾之事應近在李蜀之世與華陽記開明氏

造七寶樓漢武時燼時事不合而蜀都故事所謂昔有
胡人於此立大秦寺門樓皆珠碧爲簾者又與前二說
互異亦不知爲何代蜀地僻遠傳聞異辭無從詳考矣
至瑟瑟之爲碧珠固非生自蚌中者蜀傳稱爲葭宏血
所變附會不足致詰然華陽志云寶有珠碧又云碧珠
出不止處則固蜀產也通雅云瑟瑟有三種寶石如珠
眞者透碧番燒者圓而明中國之水利燒珠亦借名瑟瑟
瑟瑟一水出秦水瑟瑟出上文稱飛水出飛瑟瑟一水出
瑟瑟一水出秦水瑟瑟出上文稱飛水出飛瑟瑟一水出
瑟瑟一水出秦水瑟瑟出上文稱飛水出飛瑟瑟一水出

謝朓與丞送青城山道主乳酒云洗盞開嘗對馬軍公

自注梁州謂驛使騎爲馬軍云云據此則馬軍祇是當

時俗稱別無典故能改齊漫錄云韓持國謝邵堯夫九

甘適送新酒詩有客忽傳龍阪至開尊如對馬軍嘗謂

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是乃知

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炳案此以題名作證似未見杜

公自注者元豐九域志河南府壽安縣有錦屏山而據

元和郡縣志開元元年已改洛州爲河南府則未知錦

屏題名河南府馬軍送酒之爲唐爲宋當俟再考

吳縣江夏李公馬軍蓋醉之公蓋諷漢宋當與再考
六哀詩有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趙注云李揚州在都
人而云江夏以侯博問宋注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
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為江夏李氏其後元哲
徙居廣陵生善善生邕以趙注為失考是已兩案太白
有題江夏靜修寺詩自注云此寺本李北海舊宅但據
世系表則邕祖已徙廣陵而江夏舊宅猶屬之邕者槩
言邕家之舊耳本傳謂邕江都人不詳也杜云江夏李
公則舉其郡望言之又詩云嗚呼江夏姿黃希注云雖

用天下無雙江夏真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不知江夏
乃其郡望善父已徙廣陵矣

自平云自平中官呂太一中官舊譌作宮中東坡志林

謂妄者以為唐有自平官而據元宗實錄中官呂太一

叛嶺南事釋杜詩是矣潛邱劄記謂尚有一呂太一中
書舍人為張嘉貞所薦

見張嘉貞傳

養新錄則引魏知古傳

所薦洹水令呂太一炳案知古卒於開元三年嘉貞以
八年為中書令江人之薦太一雖不審其何年要之知

古薦在前太令時爲涇水令嘉真薦在後太令時爲中書舍人故兩傳互異非別一人也若杜詩呂太一則別是宦官劄記養新錄特據兩傳以見姓名與宦官相同耳蘇詩直隸縣志謂長矣晉取修隋隋書一呂太一中書舍人爲麻魚書亦自平宮而蘇元宗實錄中自呂太一寄彭州高使君號州岑長史云烏麻蒸續曬卽今脂麻之黑者耳脂麻亦名胡麻趙注云服胡麻之法九蒸九曝是已潛邱劄記亦以爲胡麻然謂桑麻之麻不聞可以蒸曬服食此則非是桑麻之麻無子者爲牡麻有子者爲苴麻子一名蕒鄭注周官太宰麻居九穀之一卽今大麻仁火麻仁也在古人爲常食之穀而醫家則古今多用之雖性頗滑利而本草稱其甘平無毒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何云不聞服食耶若杜詩烏麻固不指此

橘柚 放船云黃知橘柚來送客蒼溪回船作也樓鑰說嘗與蜀黃文度裳食花棹因問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問

橘柚 放船云黃知橘柚來送客蒼溪回船作也樓鑰說嘗與蜀黃文度裳食花棹因問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橘柚來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問

之士人云工部既誤有好事者欲為解嘲於其處大種
 橘柚終非土宜無一活者云云是謂杜公誤認棹柿為
 橘柚也炳案本草綱目棹柿下柿字同柿據日用本草一名
 花棹證類云似柿而青黑閑居賦梁侯鳥棹之柿是也
 綱目申之謂他柿熟則黃赤惟此雖熟亦青黑色擣碎
 浸汁謂之柿漆云云因思黃裳以現在食物證合杜詩
 黃字則所食殆他柿黃赤者必非青黑之棹棹黃自不
 識棹而議杜詩之誤耶杜雖遙望之語豈不辨青黑之
 與黃赤其非棹柿明矣他柿與橘柚熟非同時亦不應

誤認其非非他柿亦明矣至述蒼溪士人語尤不可信
 士人即知杜工部亦安知杜向之誤而亦未必有好事
 者大種橘柚以解嘲此即黃裳自造此段以證成已說
 耳且蜀中橘柚屢見諸書必欲閩洲從古無此物是何
 意耶意耶西京新記長安大明宮改葬漢楚王戍太子玉魚宛然
 事始玉魚金盃之分宗廟而玉魚金盃二物之不繫之
 諸將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王洙注引
 西京新記長安大明宮改葬漢楚王戍太子玉魚宛然
 九家集注引孔氏志怪崔女棺中金梳事雖係小說殆

無以易之姜宸英獨據唐書肅宗本紀竇應元年盜發
敬陵惠陵謂金盃之出人間自是實事炳案此詩凡五
首其稱王縉爲相國及嚴武第三次持節皆廣德年間
事故編詩者繫之代宗朝而玉魚金盃二句之下繼之
云見愁汗馬西戎逼則是吐蕃入寇有發冢之禍似與
肅宗時盜發二陵事無涉然杜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
使詩作於至德初其叙祿山之亂已云宸極祲星動圓
陵殺氣平空餘金盃出無復繡帷輕則其時已有圓陵
發掘之慘諸將所云早時金盃出人間或是追溯言之

要非盜發也

腰袂

麗人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袂穩稱身此當先辨袂爲

何物案爾雅釋器袂謂之裾郭注云衣後裾也其注方

言袿謂之裾亦云衣後裾與劉熙釋名裾偁也偁偁然

直亦言在後常見偁也義正同並指背後衣袂之下半

段耳

袂古得切吾鄉土音呼衣袂之袂爲平聲

而方言注又有或作袿廣雅

云衣袖八字案廣雅袖異名十獨有袿無袿裾是郭所
見或本方言作袿謂之袿而袿乃衣袖不得爲衣後裾

亦卽不得爲袂矣方言又云袂謂之褱郭注以爲衣領亦與雅注義違竊疑衣後褱之說得之何也爾雅方言袂與袿皆褱之異名郭旣皆云衣後褱而釋名又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連廣下狹如刀圭也雖不言衣之前後而其爲衣袂下半段則同義可從也玉篇袿字下旣云褱也婦人上服而又有袿也二字是用或本方言及廣雅之義然此外古書罕有以袿爲褱者袿乃袂之末而袂卽袖也孔叢子儒服篇子高衣長褱振袂袖此雖爲書而近古足證褱之非袖矣爾雅褱領謂之褱

郭注云繡刺繡文以褱領明與袂謂之褱別爲一物而方言乃云袂謂之褱顯違雅訓是袂之非領又明矣今杜詩言見麗人背後腰袂正與爾雅袂字注衣後褱義合但腰袂連文疑袂上腰間別有結束之物趙注以爲褱腰夢弼以爲褱帶並非也婦女裙腰褱帶俱在衣內遊人安得見之乎腰袂蓋卽劉緩詩所謂袿小稱腰身隋煬帝詩所謂寶袿楚宮腰者類篇云袿所以束衣其在衣外可知矣權德輿雜興詩珠袿香腰穩稱身正用杜句其袿字已見庾信鏡賦褱斜假袿王筠裁衣詩袿

帶雖安不忍縫又唐書車服志小史有紫碧腰褷並謂腰褷也又釋名帕腹橫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帶抱裹其腹上無襠者也又庾信夢入堂內詩纏絃指抱腰夜聽搗衣詩圓腰運織成注引釋名此亦並即腰褷耳丹鉛錄以袼即崔豹古今注腰綵案此見馬編中華古今注非崔豹也又云注引左傳和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案和服即汗衣並非腰綵也王與爾蘇對等出本於蘇氏之言莫徭也之新羅國故蘇氏之言也夫則又明矣今歲晏行云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

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為名師注已引之然莫徭之見於唐詩者杜公而外尚有常建空靈山應田叟云土俗不尚農豈暇論肥磽莫徭射禽獸浮客烹魚鮫劉禹錫莫徭歌云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嫁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舍沙不能射景詩文貴道民盡字言此詩臥柳自生枝越巂山與嶺嶺嶺必耳林蒼一自過故斛斯校書莊云臥柳自生枝臥柳字見劉孝威枯

葉竹詩句法則本庾子山奉和法筵應詔春柳臥生根
仇注引庾作臥生枝誤也但庾詩紀時物耳杜著一自
字便見老樹荒涼無人剪拂情景詩文貴能用虛字信
矣晉蘇市長蘇州人散放獸木容墨詠古泉眼火蠶開
會樽江蒲烹魚鱸隱禹巖莫谿澤云莫谿自土是也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謂荔枝也
趙注云自我焚而下以畝爲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
押韻師民瞻本作江浦非是炳案方土之言固不可求
其義理然即呼畝爲蒲江豈可以畝計而荔枝又豈生

於江耶如謂江旁田地之畝又可直云江畝耶宋王楙
野客叢書引杜詩亦作江浦與師氏瞻本正同疑得之
案此詩七絕十二首首句末一字用仄聲者如沈范早
知何水部陶冶性靈存底物先帝貴妃今寂寞皆是也
而首句又有翠瓜碧李沉玉甃則竟是古體竊謂此首
首句作江浦亦是用仄非與下句壺字爲韻也若作江
蒲則是荔支生於蒲草成何文義或據釋名草團屋曰
蒲一本作圓屋義亦迂僻非絕句中所應有耳而楊慎丹鉛
錄乃據周禮汧浦作弦蒲左傳萑蒲作萑蒲因以杜詩

之江蒲爲卽江浦炳案周禮職方雍州澤藪曰弦蒲鄭
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蓋蒲音轉以致字有異
同未聞讀浦爲蒲讀浦爲浦也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荏苒
之澤釋文苒音蒲又如字唐石經初刻作荏苒後改荏
苒蓋苒蒲字異音同而未聞有作荏苒者楊所據左傳
何本耶且浦澤俱水名而複稱荏苒之澤亦不成文義
案此寡鶴誤一響言首句末一字誤入聲書收聲韻且
八哀鄭虔篇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
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朱注云玉陛之上

展滄洲之畫圖而寡鶴誤爲發響形容其繪事逼真此
說非也畫於詩爲小技豈遺詩而獨申言畫哉宜從趙
注竊本滄洲隱淪之客而動天子玉陛之上其義較妥
下文御題三絕正所謂動玉陛矣滄洲二句義本小雅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蔡伯喈焦君贊云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皋音亮帝側亦本雅義趙注引小雅是
已而意從別本作寡鶴悟六響言感悟君王在乎一響
也句法似不妥仍從誤爲是蓋鄭本隱淪一旦以才藝
受知卒罹放逐所以爲誤後半首詩備述鄭失志流離

之江蒲爲卽江浦炳案周禮職方雍州澤藪曰弦蒲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蓋蒲音轉以致字有異同未聞讀浦爲蒲讀蒲爲浦也左傳昭公二十年荏苒之澤釋文苒音蒲又如字唐石經初刻作藿蒲後改苒苒蓋苒蒲字異音同而未聞有作荏蒲者楊所據左傳何本耶且浦澤俱水名而複稱荏蒲之澤亦不成文義

寡鶴誤一響

八哀鄭虔篇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二絕自稱題四方尤所仰朱注云玉陛之上

展滄洲之畫圖而寡鶴誤爲發響形容其繪事逼真此說非也畫於詩爲小技豈遺詩而獨申言畫哉宜從趙注意本滄洲隱淪之客而動天子玉陛之上其義較安下文御題三絕正所謂動玉陛矣滄洲二句義本小雅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蔡伯喈焦君贊云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亦本雅義趙注引小雅是已而意從別本作寡鶴悟六響言感悟君王在乎一響也句法似不妥仍從誤爲是蓋鄭本隱淪一旦以才藝受知卒罹放逐所以爲誤後半首詩備述鄭失志流離

之狀皆從誤字生出也。通鑑半音精論。漢史志。蘇軾
出東征逐子。或謂蘇軾蓋誤。本劉向。且以木。蘇
送王判官扶持還縣中。云大家東征逐子。回丹鉛錄。取
或說。改爲將子。朱注。非之。引東征賦。余隨子乎東征。謂
逐子卽隨子之義。是也。澤州陳氏則云。依賦。直當作隨
子。案隨字固現成。然用逐字句法爲健。而朱翰至謂逐
字無出。不知此亦何須出。典唐詩以隨爲逐者甚多。而
用之於人。則如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明月逐人來。李太
白贈崔秋浦地逐名賢好之類。又有何語病。而周賀送

張謹之。陸州云。東征逐子去。俱隱薛羅間。則正用杜語。
蓋唐人使熟不怪。必欲易之。千載更無人知。樂府有六
母將九雛。何承天有鳳凰將九子。語即正字。而
無以用如快鶻。是蓋亦隋宋本未見。其爲劉勰無誤。羅
戲作花卿歌。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蒼舒。
注引南史曹景宗語。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於詩中。風火
字固略近之。而快鶻字未及。案北史齊文宣謂左衛大
將軍思孝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杜蓋本此。後發。二
長。論升菴。增改字句。五。劉。二。百。詩。字。林。精。韻。人。古。本。本。來。

丹鉛錄詩話類云松江陸三汀語予杜詩麗人古本珠
壓腰袂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鍙銀二
句今本亡之潛邱劄記謂宋本並無此因思紅蕖羅襪
卽用杜詩羅襪紅蕖艷穿鍙銀用韓偓馬上覓詩和裙
穿玉鍙云云炳案宋寶慶本九家集注珠壓腰袂下並
無足下二句朱長孺亦謂宋本未見其爲偽造無疑羅
襪紅蕖艷係杜千秋節有感詩豈其窘於五字而自用
麗人舊句耶至不曰穿銀鍙而曰穿鍙銀則以就韻之
故而忘其句義之欠通矣不惟此也杜有鄭駙馬池臺

喜遇鄭廣文同飲詩云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贈衛
八處士云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周紫芝竹坡詩話
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
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升菴取之炳
案九家集注宋子京正居其一寶慶本具在不聞握作
禿間作聞也且握節之改禿節雖據後漢書張衡傳蘇
武以禿節效貞而前漢書武傳本無禿字仇注杜詩引
左傳公子邛握節以死晉書王機傳郭訥握節避機及
祖孫登詩握節暮看羊爲證則但作握節未嘗不典又

此詩五排用灰韻而竹坡詩話誤回作歸則在微韻矣
至衛八之畱賓新炊不皆稻米而間雜黃粱與上句夜
雨剪春非同一處士素風又何不妥而必改聞字耶

朔方兵

諸將云豈意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文選鮑明
遠出自薊北門行分兵救朔方杜正用此

戎王子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異花來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

翻兼再打開拆漸離披注家不能指戎王子爲何草許
彥周詩話亦然或說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
者戎王子當是其類炳案日華子書今不傳以諸家本
草考之則獨活與羌活同類而獨活亦名羌活又一名
護羌使者胡王使者非戎王子也且據稱雍州隴蜀多
有之何必月支萬里而按之本草圖二活俱非蔓生何
云滋蔓耶又案鄭廣文嘗撰胡本草七卷杜公入哀所
云藥纂西極名者也當日同遊見此未知採入否

更秉燭蔚藍天

菴村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老學菴筆記云意謂
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
妄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炳案此見冷齋夜話筆記
不從是也而漁隱叢話顧採之又杜金華山觀詩上有
蔚藍天垂光抱瓊臺補遺據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
帝皆有隱諱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繼玉明趙注不
從謂蔚藍是天之青色其說是矣而筆記乃謂蔚藍隱
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杜詩云上有蔚藍天猶未有害
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恐又因杜詩而失之云
云此則筆記非是說詩忌穿鑿如夜闌更秉燭更讀平
聲上有蔚藍天解作天名索然無味矣

犀浦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一本作西浦而趙注從之謂是成
都江水西邊之浦公所居正在此而以一本作犀浦爲
惑於成都屬縣之郫有犀浦鋪又云殊不思下有長江
之句則犀浦道無江炳案元豐九域志熙寧五年省犀
浦縣爲鎮入郫此趙注所謂郫縣之犀浦鋪也然元和
郡縣志犀浦縣東至成都府祇二十七里則距大江亦

不遠而犀浦縣北四里有都江水是亦江也何云犀浦
道無江乎再參以杜公江畔獨步尋花詩黃師塔前江
水東老學菴筆記稱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
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乃悟杜句云云則犀
浦有江而公所曾遊可知何必定從西浦又何必定是
公所居耶

東蒙峰

元都壇歌寄元逸人云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
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崕結茅屋王洙以爲交

州之蒙山九家集注亦引論語東蒙放翁老學庵筆記
獨以杜詩東蒙爲終南山峯名案子午谷與終南山俱
在長安之南但公詩明言昔隱今居則東蒙何必本與
相近仇注謂元蓋自山東而遷居秦嶺是也况東蒙之
爲終南別峯筆記僅據种放東蒙新居詩登遍終南峯
東蒙最孤秀云云而別無古籍可據惟宋史放傳稱其
隱於終南豹谷之東明峯亦非東蒙也豈明蒙字母同
北音通轉呼東明爲東蒙耶朱注以放翁說爲未足信
良是然以公昔遊詩東蒙赴舊隱尙憶同志樂正指元

逸人此恐未然蓋公有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則昔遊詩所憶者卽李范諸人耳元逸人或在於其內然無明據也又杜所寄詩之元逸人或卽李白寄詩之元丹邱白寄詩極多亦或稱爲逸人逸人卽逸民避太宗諱耳然白所與遊者隱於嵩山石門等處又與蒙陰終南無涉晉書秦嘉詩具出於東蒙與齊是恰恰啼曰公謂世言昔嘗令岳以東蒙同必本與江畔獨步尋花絕句自在嬌鶯恰恰啼趙注云如王無功之恰恰來也炳案無功春日詩年光恰恰來滿壑營

春酒似是恰好之義以解杜詩未爲不合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朱以用心解杜詩猶昌黎贈同遊所謂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於義亦通但廣韻祇云恰用心並無啼字朱當云廣韻云恰用心則恰恰啼者用心啼爾非其聲也文義乃明妥豈今本雜記文有訛脫耶又說文新附已云恰用心也亦不始於廣韻之然樂書尚大泉舞馬魏書魏世合晉我晉與趙論吐飄宋書大興關雞篇云舞馬旣登牀山海經稱夏后啟舞九代馬於

大樂之野不足信也藝文類聚載曹植獻馬表稱臣得
大宛紫騮或作驪馬教令習拜行與鼓節相應宋書大明
中吐谷渾獻舞馬謝莊爲作賦注家已及之然梁書尙
有河南獻舞馬周興嗣到沆張率作賦六事則由來已
久然大抵舞於平地耳明皇雜錄則稱舞馬曲謂之頓
盃樂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并
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於榻上據此則馬旣舞於
平地又能載人舞於牀榻甚而壯士舉榻以舞馬可謂
惡作劇矣然非惟小說云然也通典載翔麟鳳苑廐有

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而唐書禮
樂志稱元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
數十曲與雜錄同惟祇稱壯士舉榻馬不動不云乘馬
而上耳其馬之登牀則無疑猗覺寮雜記據樂天實錄
樂字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蹀
非皆應節云云謂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
也因以唐子酉舞馬行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
點泥爲誤案雜錄之意當以衆馬舞蹈非牀所勝祇是
馭者登牀而舞馬仍舞於平地耳然今俗演戲頗有騎

真馬盤旋臺並者設所立戲臺厚其材而廓其度雖衆
馬舞蹈可矣容齋三筆稱先忠宣得唐人畫驪山宮殿
圖中軸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時伶官戲
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詩真所謂親見之云云是也
何必致疑雜沓昏眩人昏絲交特購然林上無翅觀觀
而上若耶溪之登林限無礙覺察棘時遊樂天賞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若耶溪雲門寺補遺引南
史何子季居若耶山雲門寺炳案今南史亦作若耶山
但考水經地志會稽祇有若耶溪非山也猶覺察雜記

引南史若耶溪雲門寺謂杜全用此六字蓋古本南史

正作溪耳

多羅樹

山寺詩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補遺引西陽雜俎具

多出摩伽陀國西土用以寫經樹長六七丈

或訛作
六尺經

冬不凋此樹有三等一多羅婆力又貝多三多梨婆力

又貝多三部閻婆力又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閻

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漢翻爲葉婆力又漢翻爲樹云

云炳案雜俎又云菩提樹出摩伽陀國蓋釋迦如來成

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此
樹有梵名二一曰賓撥梨婆力又二曰阿濕喝哞婆力
又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又漢
翻爲道樹而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
域持貝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樹極高大據此則多羅
樹卽貝多樹亦卽菩提樹也鄱陽胡中丞克嘗贈余菩
提葉數張圓長而銳其端長四五寸濶二三寸與天中
記所稱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濶五六寸者不合然天
台志稱西天佛菩提樹智藥二歲移植於廣州光孝寺

葉之筋脉細緻如絹云云曩中丞所贈葉雖不甚細緻
然正與粗絹同可以作字也其曰多羅者華嚴經音釋
云多羅花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爲高聳

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此
 樹有梵名二一曰實捺梨婆力又二曰阿濕竭地婆力
 又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又漢
 翻爲道樹而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
 域持貝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樹極高大據此則多羅
 樹卽貝多樹亦卽菩提樹也鄒陽胡中丞

云多羅樹亦曰思惟樹葉長圓密人兩無歲也隨爲高聳
 然正與思惟同可爲字也其曰多羅者華嚴經音釋
 葉之爾雅思惟樹云云釋中悉沓韻葉韻不甚思惟



